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宋　衛湜　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

孔氏曰從此至述作之謂也為樂論第三段自此至名與功偕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也鄭註氣解同和數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有尊卑上下祀天祭地報生成之功也聖王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

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内合其敬同其愛也

長樂劉氏曰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寒暑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兆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而百物不失其宜節而三禮必報其本故明則使之敬禮樂以保於五福之休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内莫不合其敬以為義同其愛以為仁矣

延平黄氏曰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而先王之大禮大樂贊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收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而成先王以大禮同天地之節以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配鬼神也率神而從

天居鬼而從地此禮樂之役鬼神也　又曰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隂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氣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為和秋冬與物辨而為節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是禮樂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節而其用實同之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直與

之為一非特同之而已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者道天地沖和之和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者也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為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至不殰不殈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

宗丘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内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

事非禮樂之道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其為和也大矣故曰大樂與天地同節則其為節也大矣故曰大禮和者氣之所生故百物不失蓋百物不失本乎氣生之初故也節者形之所成故祀天祭地蓋祀天祭地在乎形成之後故也有氣而後有形故百物不失乃可以祀天祭地而報本反始焉天地所以示教化於明者禮樂也故曰明則有禮樂所以行變化於幽者鬼神也

故曰幽則有鬼神鬼神之與禮樂固相爲體用矣四海之心莫不有敬也合之者則存乎禮莫不有愛也同之者則存乎樂

馬氏曰天地之和此自然之和天地之序此自然之序也至於禮樂則人爲之禮樂也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禮樂之道雖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未嘗不繼之以人故極樂之妙則和與天地同極禮之妙則節與天地同自暴民不作以至天子不怒天地同和之

效也自合父子之親至於敬四海之内天地同節之功也天地自然之和故百物化生至人為之樂則聖人有以賛天地之化故百物不失其性而已天高地下而聖人為禮則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者以其有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此言其和之之意也節故祀天祭地者此言其節之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有鬼神自然之禮樂也鬼神者往来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

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示於人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乎此則合敬同愛之見于彼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

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上下無𨻶形幽明無二理非𣶢於道者不能知也先言明後言幽者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是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内因禮以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

河南程氏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橫渠張氏曰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别在明則有禮樂法度在幽則有鬼神天道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祕祝於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山陰陸氏曰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為物禮也遊魂為變樂也故君子不離明而識禮樂亦不即幽而知鬼神周禮義曰大宗伯

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而大宰言祀大神示享先王者大宰非禮官也其佐王祀神示祖考也以道謂之鬼則弗以神事之矣是禮而已非道也然則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官蓋備矣

新安朱氏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　又

曰言人在明處則祀禮樂在幽處則祀鬼神

金華應氏曰首言出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者禮樂周流太和極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間無非禮樂之用刑政亦餘事耳大者賛禮樂之深遠無盡而推其極至之妙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運並行不可以差殊先後覩也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衆見其小大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重見其髙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

而不散鬼之歸也樂遊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貽貽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用幽明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曰有者顯然見其理之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惟此理磅礴充塞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之大而愛敬無異心也

金華邵氏曰同此一和節也豈特天地同之而已哉

得此於明則為禮樂得此於幽則為鬼神天地禮樂鬼神皆一理而已故四海之内感其節則敬心翕然而合感其和則愛心油然而生夫幽與明一致鬼神與禮樂一理樂者致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經言禮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禮樂所以合敬合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合愛於其幽則四海之内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事與時並為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為名在其功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頀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

天下之功

孔氏曰尊卑有别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宫商别

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
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
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相沿
也沿謂因而增改也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
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之時而並行若堯舜揖
讓之事與滑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
之時而並行也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人制樂之名
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大章堯有章明之功大韶舜紹

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長樂陳氏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而有所謂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

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是也特絶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絶遠矣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别言之如此合言之一也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官大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為用樂以和為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

沿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殊矣及其至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宫商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則相愛之心莫不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愛敬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彼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者

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事因時而作時異則事異名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馬氏曰禮樂之情同而明王以相沿則知禮樂之文異而明王不以相沿也益當其時而為之以堯舜讓而帝湯武爭而王差其時而為之則子噲讓而絶白公爭而滅古人言禮有曰以時為大有曰變而從時此事之所以並於時也古人言樂有曰樂所以象成此名之所以偕於功也雖然事與功者豈聖人之得

已哉蓋時有所不同則所以趨於時者蓋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然則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言其文而已若乃人心之所同然者猶相沿襲也

慶源輔氏曰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敬樂雖異文然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樂之見於事文者雖或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唯其情之一

故明王相沿而為禮樂以順天下之道以合愛敬之心至於事與名則又因時與功之不同而為之又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而有有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之功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徇末以忘本也

延平黄氏曰合敬則無離心合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

有情趨時有迹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爲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爲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器與其文則明王未必相沿而其所以爲器與夫所以爲文之情則相沿也時異異

事故曰事與時並功異異名故曰名與功偕唯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文質之相救而韶武之作所以不必相沿也

金華邵氏曰事謂文質損益之類名謂咸韶濩武之類情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為同也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也申明禮樂之器與文并述作之體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還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為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為鍾節之革而為鼓越之竹而為管磨之石而為磬形之動静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

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為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簠之所以為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簋之所以為器也脾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為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為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而象在其中矣升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之所執干戚武舞之所執屈伸言舞者之身容俯仰言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踸略見於此矣綴則表綴也舞者於此相聯故曰綴兆則兆域以舞者於此可別故曰兆

延平周氏曰鍾鼓管磬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為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為文者情也所謂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知其情則能識其文故能作識其文則未能知其情故能述而已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

孔氏曰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

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又云著誠去偽禮之經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旣能窮本知變著誠去偽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上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旣知其文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

長樂劉氏曰知禮之大本者斯能作禮矣知樂之大本者斯能制樂矣周公作六曲作大象大武可謂作而聖矣兼用六代之樂三王四代之法可謂述而明

矣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

知則知人所為識則識其靣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内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内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文之始也故知其情者能作文者情之末也故識其文者能述上言作述於聖明之上下言述作於明聖之下何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為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

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爲之序

馬氏曰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識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作其文述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者因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藏往不能與於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揚子曰深知乎器械舟車宮

室之為則禮由已此因情以作其文也又曰鍾鼓不陳玉帛不分吾無以見聖人此因文以述其情也
董氏曰平禍亂一四方立君臣等上下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所謂知禮樂之情而作者也聖人之事也事之難者也因其情備其文詳其制度而正其聲音此所謂識禮樂之文而述者也賢人之事也事之易者也事之難者非甚盛德得其時而起莫之能為也事之易者苟逢其時得其說皆可以為之也

延平黄氏曰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明徳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旣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夫子聖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徳無其位亦何敢作

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曰𠜂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

新安王氏曰禮樂之情愛敬是也禮樂之文上所言是也然情文常相依有此情則有此文雖然明聖之名豈易得哉惟盡述作之實始可以居明聖之名故繼之曰明聖者述作之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别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别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取法天地也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孔氏曰從此至與民同也為樂論第四段此經申明禮樂從天地而来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樂調陰陽是天地之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識合

天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樂體違纍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

長樂陳氏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

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别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禮辨異也嫌於不同故言羣物以統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為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為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為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為淫樂能無暴乎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

作之始也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則統同而化故言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以祀天祭地羣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衆則曰羣於禮言羣以物既別不嫌於數之不辨故也制禮所以致治然過制祇以為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祇以為暴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以興言之經有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有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有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或言陰陽或言中外或言天地言皆不同何也以道言則曰陰陽以分言則曰中外以形言則曰天地

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别樂雖出

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為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為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節與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馬氏曰樂者天地之和此言其自然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此言其自然之序也天髙地下萬物散殊此

天地之序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至於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此天地之和也天以和而百物化故樂由天作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以序而羣物別故禮以地制而聖人制禮以配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謂聖是也山陰陸氏曰過制則失中故亂過作則失和故暴鄭氏謂暴失文武之意文武若今云文武大矣

李氏曰天地奠位故序神明通氣故和和所以為樂

序所以為禮故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自消自息而皆化序故羣物或合或離或巤或縮而皆别和則屬乎陽序則屬乎隂屬乎陽者麗乎天故曰樂由天作也屬乎隂者麗乎地故曰禮以地制也

廬陵胡氏曰易於樂取雷出地奮是天地之和於禮取上天下澤是天地之序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所謂制作侔造化樂主陽禮主隂過制則亂過作則暴範

圜天地而不過則暴亂不生

延平黄氏曰和者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羣分羣物言其類聚聚而患其亂故皆别則言羣物有生則貴衆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偽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禮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禮樂非聖人不足以言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樂之理著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之理著矣前言自然之禮樂形於天地之間者次言聖人制禮作樂非自為之蓋有自來也前總言天地原其始也後分言天地要其終也禮樂雖出於天地然制作之者人也人則不能無差循乎理則得徇乎私則過得則遂其所欲過則反得其所不欲亂者理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矣明於

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金華邵氏曰天地禮樂常相資而立天地非禮樂則其功泯禮樂非天地則其用息樂者天地之和天地得樂而後和也禮者天地之序天地得禮而後序也惟其以樂而和故物雖不一而皆化惟其以禮而序故物雖羣居而有別天地可一日而無禮樂乎禮樂雖有功於天地至於制作亦不能舍天地以自用故樂由天作蓋以其和禮以地制蓋以其序有序而過

之則亂有和而過之則暴則天地又有功於禮樂矣能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知禮樂之所以為禮樂又豈可一日而無天地乎　又曰樂以氣化天則氣之運也禮以形辨地則形之殊也過乎此而作則不和而暴過乎此而制則無序而乖

葉氏曰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也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

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之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

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

張氏曰既云唯聖人識禮樂之情此以下更說其情狀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

散慝之患論乎剛柔而無忿懾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内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誠非禮不著偽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偽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繹回增美質矣豈不為禮之質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内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

恭而内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内則因物以裁之而已有不為之制乎

馬氏曰樂以和為實而亦所以通倫理也所謂論倫無患者其和足以通倫理而無繆也故為樂之情情猶言實也樂雖以和為實而其和之所見者則在於欣喜歡愛無欣喜歡愛則和之理幾乎隱矣故欣喜歡愛而為樂之官也官猶言樂之職也則是情者官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也著誠去偽者禮之經也

中正無邪者誠而已故為禮之質雖以誠為本而誠之所發者則在於莊敬恭順之間蓋無莊敬恭順則禮之誠於是乎滅矣故莊敬恭順而為禮之制也制猶言文也則是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行也此與夫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者其意同矣

嚴陵方氏曰樂之理本於心而已發而為言故有論由乎天而已出而之人故有倫然理之所一不可貳也故無患而樂之所以動乎中者不過是焉故曰樂

之情也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又曰百姓無患此樂之無患也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樂飾喜則發而為欣可知曰樂合愛則發而為歡可知曰禮相敬則形而為莊可知曰禮極順則形而為恭可知延平黃氏曰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廢天之患矣人之德出

而分於三則有中入而止於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從於人正而無邪則能侔於天敬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者也欣喜歡愛則設於情恭順莊敬則立於質下文與民同則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於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

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

慶源輔氏曰有序而後和故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恭敬者不可不本之以誠實故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論其倫則不相悲害如書所謂無相奪倫者故欣喜歡愛而其職形矣

中正而不流於邪僻如所謂行脩言道者故莊敬恭順而其制立矣知情而能作識文而能述此明聖述作之事也至其施播於金石之間發越乎聲音之表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情此官此質此制又將與天下公之豈明聖所得而私哉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孔氏曰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明禮也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此等與民所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等四事先王所獨能專也

張氏曰言四者施用祭祀隨世而異則前王所不專故云與民同言隨世也

長樂陳氏曰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内祭之禮也

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聲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禮施於宗廟社稷

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為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為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為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

處已夫是之謂議道自已置法以民樂書

嚴陵方氏曰施以言其施張越以言其發越金石者樂之所以張故言施聲音者樂之所以發故言越樂之所施固或在於匏土革木矣此止以金石為言者以考之尤有聲也宗廟社稷內也故以用言之山川鬼神外也故以事言之宗廟社稷所以依鬼神也雖不言知其為鬼神矣山川則有貨財焉故必言鬼神以別之禮運言山川所以儐鬼神亦以是也金石聲音

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所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周官有禮樂亦此之意夫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則此所與民同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語曰禮樂自天子出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皆此意也

延平黄氏曰禮樂之實生於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

為之著於文寓於器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文則固義之實失節則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為墨子其固為子莫其介為仲子其刻為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器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與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為仁怒而為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偽弗

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徇於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人以文與䠋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所以致中作樂所以致和中和之氣格於上則天位焉格於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

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概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禮作樂也内外相應本末具舉情官質制並行而不相悖然施之金石越之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行之於山川鬼神與斯民共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之職備矣

金華邵氏曰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則事乎山川鬼神矣神

無方也無乎不在在天所謂天神在鬼所謂鬼神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樂情官質制禮樂之本先王所以與人異金石聲音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

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作樂是也辯偏也干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孔氏曰從此至禮樂云是樂記第三章名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案鄭目録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以樂禮為第三章記者别起意别之也王者之功因民所樂

故功成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如民樂周王用干戈而業成故周王作干戈之樂禮以體别爲義令治人得體故制禮以應之如周王太平乃制禮也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白虎通云樂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言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徳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

德為備具也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逹禮也長樂陳氏曰功不至於鳧鷖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旣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内外之旣治而樂所以聲於無競維烈之後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葢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具於備為微備於具為全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為備樂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為具禮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為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腥熟合亨為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覩矣變具禮為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為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以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已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

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

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

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

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

具

馬氏曰禮樂雖相資之物而制作之際則不必同其

時葢功主於王業而王業者起於古而成於今治主於教民而教民者施於今而俟於後功成於今故武王始得天下而作大武所以象其功之成至於周公六年朝諸侯而始制禮也然周公制禮之時又曰作樂者縁其頌聲而廣之耳則周之樂雖莫盛於勺而必以武為主也若禮者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其治未至於定則不可以具也然則功未成而治未定其禮樂將廢耶曰功未成則樂未作而用先王之樂治

未定則禮未制而用先王之禮樂之備則不獨於文不獨於武故干戚之舞非備樂也禮之具則不獨於今不獨於古故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武王有武功而其樂之名曰武故其武之備遲而又久者此武中而有文也舜有文德而其樂之名曰韶故舞干羽于兩階者此文中而有武也此文武之樂備也

延平黄氏曰王者之為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敎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

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聖人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
非敢私為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
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之不泛文之不固樂之不乖
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
因教化而後至焉蓋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
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
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
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辯

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辯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略者時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達禮自天子達三獻爓一獻孰是已干戚之舞備樂也而曰非備樂孰亨而祀達禮也而曰非達禮以著禮樂在彼不在此也雖有干戚之舞而功不備雖孰亨而祀而治不協愧於備樂達禮矣

延平周氏曰立於禮故禮制於治定成於樂故樂作於功成舜命九官益而後伯夷而後夔蓋此意也

慶源輔氏曰樂固所以象其功然亦所以保其功禮固所以飾其治然亦所以保其治辯固訓徧然有别矣易徧為辯者謂禮故也樂備而後成禮達而後行樂不備則功未大也禮不具則治未辯也變具為達禮之具猶未足言也必以達於上下為至

金華邵氏曰此聖人保治之道世儒往往指為飾治之具功之成者易於怠故作樂以樂之如所謂勸之以九歌也治之定者易於縱故制禮以防之如所謂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然功大而樂不備則必有遺
而不舉之處治辯而禮不具則必有縱而不嚴之處
此所以必貴乎備且具歟干戚止舞耳文德何與焉
故非備樂孰亨止令禮而古禮何與焉故非達禮
新安王氏曰治定未至於功成功成不止於治定制
禮者立於禮也作樂者成於樂也易以謙制禮繼以
作樂之豫舜命夷典禮繼以夔典樂皆此意也然感
人莫善於樂治人莫急於禮功未成治未定禮樂將

廢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特一新其制作必待功成治定耳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

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故前文云

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憂慼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倦略不周備也及夫厚重于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静委曲備具不至倦略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長樂陳氏曰五帝體天道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人道故以王號而應乎人時則陰陽運量天之所

為也世則前後推遷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非不用禮也而莫尚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黄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以象成惡得而相沿夏禮尚質周尚文殷文質之中皆以從宜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以夏時殷輅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為表裏孔

子論五帝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成於黄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頊高辛為之不知奚據樂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而不反則冥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而不進則跛履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禮備而不闕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感人為樂樂或至於極則憂之所

生禮以強世為難難或至於粗則偏而不起能敎以治之雖樂而不至於極顧豈有憂之患備以用之雖難而不至於粗顧豈有偏之患大饗卒爵而樂闋鄉飲酒樂備而功出所以防其極也書言享多儀經言賓主百拜亦以防其粗也敎樂者言其始禮備者言其成樂著大始故先言敎以見其始禮居成物故後言備以見其成前言相沿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敎備作者之事故稱聖

延平周氏曰明王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同也不相沿襲者禮樂之文異也同所以立本異所以趨時唯其異也乃所以為同五帝天道也故繫之以樂三王人道也故屬之以禮樂出於人情之所樂則其敝也過故樂極則憂而以反為文禮出於强世則其敝也不及故禮粗則偏而以進為文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則無過不及之敝唯聖人能與於此

馬氏曰不相沿樂樂之文也不相襲禮禮之文也至

於禮樂之情則百王之所不易也於五帝則言樂於三王則言禮互文以見意也樂患於極故以反為文盈而不能反則放故極則憂禮患於粗故以進為文減而不能進則銷故粗則偏敔樂而無憂者盈而能反也禮備而不偏者減而能進也以大聖而言之則所謂進而反者非出於勉強而皆從容中之也

延平黄氏曰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孰亨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禮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

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革故言其殊而不言異　又曰樂極則憂者以物為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度數為貴故也大聖作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山陰陸氏曰禮樂不可極又不可粗憂則失其所謂和偏則失其所謂中

慶源輔氏曰帝王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也然其

情同其本一故其損益百世可知敦與易敦臨敦艮之敦同臨之上曰敦臨艮之上曰敦艮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敦云者敦篤以守其終之謂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制禮以極其備非聖人其孰能與此

金華邵氏曰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極則窮窮則憂將至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密不密則失於一偏矣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禮而不至於偏非天下至聖孰能與此

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禮記集説卷九十四　　　　宋　衛湜　撰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鄭氏曰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孔氏曰自此至天地官矣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為義故特

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尊卑大小之義出於自然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天地之運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隂陽合同而品彚化生晷刻不移非有能使之者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人則順乎天地之理春而耕作夏而長耨是人之性有仁及於萬物之道也秋而斂之冬

而藏之是人之情有義及於萬物之理也故其仁近於天地之樂義近於天地之禮所以先王用禮樂以順天下之性與情

長樂陳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於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樂後禮或

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此天地之仁故曰春作夏長仁也説乎兑勞乎坎成乎艮此天地之義故曰秋斂冬藏義也仁主乎愛故近於樂義主乎敬故近於禮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後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仁近於樂也言教民理順莫善於弟而後至於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義近於禮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陰以形為體故於禮言天地萬物之形

陽以氣為用故於樂言天地萬物之氣形故言其名
氣故言其義於禮言制制為秋事於樂言化化為夏
事上言禮制行則知化為樂化而興下言合同而化
則知制為散殊而制也作長以氣言氣盛於春夏故
春夏言其氣斂藏以形言形成於秋冬故秋冬言其
形禮樂者天地之道也仁義者四時之德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
小大自然之别也禮非人為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之際而禮制行乎其間矣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萬物散殊未始不資於和而後生樂非人為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樂興於其間矣春作夏長所以生之故為仁秋斂冬藏所以成之故為義以春作夏長之仁未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為妙故仁近於樂以秋斂冬藏之義未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為妙故義近於禮此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所謂人為

者也

山陰陸氏曰言凡在天地之間應所謂和者皆樂也應所謂別者皆禮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元亨之仁利貞之義蓋真宰之事也其於禮樂如此柰何終於麄厲欲論制作之情哉

延平黄氏曰道之下降氣為陰陽形為天地數為萬物氣數之中以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

具焉流而不息者品物流行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禮居仁義之先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其在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禮主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僅於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於仁革始於義

李氏曰天嚴而高地坎而下萬物錯雜於其中散而不合殊而不一而序生焉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清濁相廢而輕重相浮其流未嘗息天穹窿而周乎下地磅礴而向乎上而和生焉春作言其事夏長言其化秋斂言其物冬藏言其氣所以互相足也夫陰陽之道其入則為神明其出則為禮樂其形則為天地其運則為四時其德則為仁義

橫渠張氏曰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新安朱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粗文意不瀏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建安真氏曰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賔主以至於輿臺皁隷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皆所以法天地之序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為雷霆為風雨皆是

陰陽之氣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為之樂樂有五聲以應五行十二律以候十二月之中氣皆陰陽交錯而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大抵鄭衛之音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然禮樂之則雖亡禮樂之理則在誠能以

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後言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一章是矣

慶源輔氏曰禮行樂興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制云者以見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為也作長斂藏此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物成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事

橫渠張氏曰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為伸鬼為歸指幽明而言

長樂陳氏曰樂極和不有以敦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圓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知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强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

陰之形存焉聖人職教化者也為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地亦將為我官也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别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

地官者作之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之事也言天地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幽亦不能匿其情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為和是也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而已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而已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

為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而已鬼者陰之盛

而地以陰為德則禮之別宜居鬼所以從地而已故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

禮樂之本出乎天地故每以從言之聖人以樂之從

天也故作為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

為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此禮樂内

外之别也

延平周氏曰樂由天作無方而不可知故率神以從

天禮以地制有方而不能變故居鬼而從地本乎天也故作之以應天本乎地也故制之以配地有樂也天之道所以通有禮也地之義所以顯樂所以發天地之和禮所以明天地之序

馬氏曰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也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者亦陰之所積也禮由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神言率而鬼言居率者引而上之也居者俯而就之也故神言率則知樂者崇

之道也鬼言居則知禮者卑之道也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者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也此與記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同意

虙氏曰樂由天作故敦和以從天禮由地制故別宜以從地從猶順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可以從天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

能居鬼而後可以從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若詩所謂神之弔矣此率神也傳所謂鬼有所歸此居鬼也

延平黄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鬼神之道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

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參之天地者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此又推言禮樂之理也然樂之理則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理則辨別其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敦和率神天之道也別宜居鬼地之事也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之事也

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則天地反為聖人之所官矣

金華邵氏曰作樂以應天應者彼有而此荅之之謂制禮以配地配者以此而合彼之謂然則禮樂非聖人之私術蓋因天地之理而為之耳及夫其用昭明而全備則天地之間各有司存不相紊亂是又以天地而理天地者歟

又曰天地者禮樂之主禮樂者天地之官主君道官臣道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植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

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此一經明禮爲天地之別也山澤列於天地之中故云已陳貴賤即公卿以下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謂雷風動散有常也小大小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

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註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此註不同各有以也行蟲有性識故稱方殖生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各其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張氏曰明聖制禮殊别是天地之分别也亦别辨居鬼而從地也

横渠張氏曰禮不必皆出於人天地之理自然而有

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小大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天秩者父子兄弟夫婦之類次第而有者也天秩者雜然而生其間便有小大上下之别或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内也當合内外之道能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是之謂禮　又曰卑高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動静陰陽性也有常不牽制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貴以高為本賤以卑為基是高卑以天地尊卑而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為辨言位則知定為分分辨不同體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高卑以別之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

易以乾坤為首禮以君臣為大故也天道常動地道常靜以動為常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為常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小大殊矣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天地之間有方不能無類聚有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相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

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凡非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兊之陰聚焉其非類聚耶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濟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摶水火以性相連豈非羣分耶是豈天地使然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為體而有以相辨以和為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

繫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推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在天成象則凡物之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行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係之末度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者易圓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樂書

延平黄氏曰由卑而見貴由高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類天之尊卑隂陽之動靜羣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盪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

嚴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卑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隂常靜而消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

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金華邵氏曰前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以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以興蓋言禮樂之所由始也此言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天地之氣齊降而百化興蓋言禮樂之所形也小大則易所謂小往大來之小大也不同即人物性命不同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鄭氏曰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

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為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切迫相蕩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鼓動之

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蕩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樂和則天地亦和也前經云制禮樂亦然

張氏曰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敦和率神而從天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道形而爲天地氣而爲陰陽天地

待陰陽而後變化陰陽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齊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湯也蓋陰陽之氣運行乎天地之閒其相簿也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其偏勝也怒而為風和而為雨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一噓為春夏一吸為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或

循星以進退或應曰以死生日月之運也有以煖煊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興焉然則樂有不為天地之和耶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而為乾坤顯之而為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為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地位乎下而天位乎上未始齊也及其升然後與天齊焉故曰上齊隂陽以氣言而見乎形

故曰摩天地以形言而存乎氣故曰蕩其實一也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禮之别終於成形者主乎體故也樂之和終於百化者主乎氣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一節禮樂與易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春秋傳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經義亦如之蓋禮

樂無所不在在孝經則為孝在繫辭則為易其揆一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孔氏曰此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無別則亂升地之情也案皇氏曰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張氏曰此明天地應於禮樂也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

長樂陳氏曰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羣物皆别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别故也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馬氏曰天地之道變化不以常未春而煥未冬而寒則陰陽失其和雖天下易生之物亦不能生也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有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夫亂之所起常起於衽席之上蓋人之所褻而莫之知也故曰男女無辨則亂升升猶言階之以為亂也康成釋升以成蓋亦是矣化不時則不生此言有以貴於和男女無辨則亂升此言有以貴於別不獨人情如此天地之情亦如此故

曰天地之情蓋化則貴其和也春先乎夏秋先乎冬則天地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女則貴其別也而兄弟睦夫婦和則人倫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皆互文以見意

山陰陸氏曰化不時以無樂故也男女無辨以無禮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豈人為哉亦天地之情也

延平黄氏曰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

亂升失禮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於天地以樂之和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化不時則物不生男女無辨則亂以作樂舉天地禮舉男女總之以天地之情而不及人以見禮樂之在三才無異理也夫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不和則不生無序則亂作則亦天地之情理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盛說禮樂之大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禮樂行而陰陽和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樂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高遠謂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之也深厚謂地之山

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原雖取象於天地之功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至此樂所以為天地之和而非止同其和禮所以為天地之別而非止同其節也蓋禮樂非天地則不因天地非禮樂則不成猶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此體用相資之道也

延平黄氏曰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别失之則亂

升及其得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於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嚴陵方氏曰極乎天蟠乎地言其升降之無常也行乎陰陽言其往來之不息也通乎鬼神言其變化之無方也極乎天非特樂由天作雖禮亦極乎天蟠乎地非特禮以地制雖樂亦蟠乎地行乎陰非特禮由

陰作雖樂亦然行乎陽非特樂由陽來雖禮亦然通乎鬼非特禮別宜居鬼而已雖樂亦然通乎神非特樂敦和率神而已雖禮亦然此其所以為至歟故首以及言之及言及其至也高者下之對遠者近之對深者淺之對厚者薄之對高猶可窮而況於下乎遠猶可極而況於近乎深厚猶可測而況於淺薄者乎馬氏曰禮樂之粗則寓於形名度數之間至於精則無乎不在也此言中和之效其妙至此而不言在人

者蓋中和者人之所致也其妙如此則在人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

新安朱氏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正義引膏露降醴泉出等語緣先有此理末梢便有這徵驗

慶源輔氏曰上言天地自然之禮樂此言聖人制禮

作樂之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

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地稟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是地也一動

一靜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物安伏止靜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靜天地間所有百物也周禮雷風日月之屬皆動也植物山陵之屬皆靜也記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之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長樂劉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是樂著於生物之始也有天地然後有尊卑是禮居於成物之後也天行

健終而始之不窮者也故著生不息者樂之理天之道也地不動著而生之無疆者也故著生不動者禮之制地之道也一動一靜者禮樂行於斯民而中和育於萬物充盈乎天地之間者人之道所以配乎天地也

長樂陳氏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故能以始而推始則至於知大始坤者萬物之所資生故能以生而生生則至於作成物然乾於大始知之而已未能使之

著坤於成物作之而已未能至於居唯樂有和所以能著其始禮有節所以能居其物此禮樂所以能成天地之道也雖其成天地之道如此蓋亦本於天地之動静而已故著不息而動者樂也著不動而静者禮也一動一静則為樂一静則為禮是以凡在天地之間者莫非禮樂也禮樂之道天地而已聖人曰禮樂云云玉帛鐘鼓云乎哉　又樂書曰大始氣之始成物形之終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

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
著大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
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乾則自强不息坤則
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
以冥乎天也地隤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
所以冥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
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
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動

者有時而靜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

延平黃氏曰天之化其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西北焉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揚子曰天與西北鬱化精也物於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

其生意特未判也及夫萬物資始於元成於艮至於震而天之用出焉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之化其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西南焉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勾者達羽者飛足者走鱗者游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游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數者㝠分而有禮之别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樂散為和氣以着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為定體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

嚴陵方氏曰有物者必由於有始有始者必至於有物曰大始則又始之前也亦猶大初謂之大爾曰成物則又物之後也亦猶成效謂之成爾乾知大始知之而已及樂由陽來則著其理而可見坤作成物作

之而已及禮由陰作則居其功而得所著大始則有氣而已居成物則有形焉氣則往來未嘗息而乾健之所以為天歟故曰著不息者天也形則未嘗動而坤靜之所以為地歟故曰著不動者地也夫天之不息以氣所以為天者未嘗不息莊子曰天其運乎是矣地之不動以形所以為地者未嘗不動莊子曰地其處乎是矣禮樂亦然經曰樂由中出故曰靜是亦未嘗不息也又曰禮者動乎外是亦未嘗不動也故

止以著言之著者見於衆物之體也於成物獨不言著者以在成形之後不嫌於不著也間讀如無有入於無間之間一動而天一靜而地是天地之間耳若夫動者未嘗動靜者未嘗靜和同為一豈復有一間哉揚子曰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蓋謂是矣

馬氏曰樂由天作而樂亦著大始禮以地制而禮亦居成物蓋萬物之質必由和而後化則是樂者存乎物生之始質散而後有其別則是禮者居於物成之

後故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天者陽也而陽以動為功故天之道存於不息地者陰也而陰以靜為德故地之道存乎不動天之道存乎不息故聖人作樂以應天而動亦與陽同功地之道存乎不動故聖人制禮以配地而靜亦與陰同德樂之動則應於天之間禮之靜則應於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然而天地合而後萬物生陰陽和而後萬物成則禮樂之道亦必相待而後成也故樂亦未嘗不靜而

禮亦未嘗不動故曰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慶源輔氏曰氣和而後物生物生而後有辨樂著大始和之事也禮居成物辨之事也有氣而後有物有用而後有辨樂統同氣也禮辨異物也天之所可見者不息也地之所可見者不動也不息樂之事也不動禮之事也至於一動一靜聖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二者不可闕一也

金華邵氏曰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以禮樂而

著方其天地別而爲禮天地和而爲樂是禮樂因乎天地也及夫禮樂極天蟠地行陰陽通鬼神窮高極遠測度深厚禮樂之理無所不有天地亦賴禮樂而著焉故大始氣也成物形也大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於此窮其所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

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待於禮樂也

金華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聖門學者深究乎天地之蘊而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情者理之所存而心之發見也及猶至也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其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妙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

之所以爲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居者藏諸用者也著者顯諸仁者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夔舜時典樂者也

書曰夔命汝典樂

孔氏曰此一節是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明禮樂旣

備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行也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五弦也南風詩名案家語云昔舜彈五弦之琴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註云其辭未聞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夔是舜典

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
侯使海内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止在夔也
長樂陳氏曰順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
蓋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所以禁淫邪正人心
者也洞越練朱之制雖起於羲農而作五弦以歌南
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以之歌南風亦不過
咏父母生養之德以解吾憂而已豈特解民愠阜民
財而已乎夔之為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

尹諸立之學宮天下服近足以儀覽德之鳳凰遠足以舞雜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然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夔而已故以始制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為樂祖而祭之瞽宗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有好生之德莫如舜故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五者土之數而土者生物之主也南風者長養之氣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歌南風所以寫其心示其長養之意故也解吾民之愠此言養其心也阜吾民之財此言養其形也南為長養之方北為肅殺之地舜作南風之歌而紂為北鄙之舞此舜與紂善惡之所以分樂所以象德而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

李氏曰舜知樂之情故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識樂之文故制樂以賞諸侯夫當冬而叩徵音以激蕤

實則足以致陽光熾烈而堅氷立散故歌南風取萬物之皆相見也夫歌南風以合於天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以合於人此舜之所以通神明配天地育萬物和天下者也

延平黄氏曰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貴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於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於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也故聞

其謚而知其行

慶源輔氏曰南風長養之風鄭氏則以為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為解民愠阜民財然以此觀之則疑家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為天子而歌此以為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非謂夔始制樂言因南風而

制樂以賞諸侯自夔始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綴謂酇也酇謂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舞行綴遠由人

少舞處寛也舞行綴短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逺觀其舞之逺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又以謚比擬其舞聞謚之善否知其行之好惡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天子賞之以樂者以其人事脩於下天時應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故其勞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逺逸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短觀其舞於外足以知其德於

內聞其謚於後足以知其行於前則舞者勞逸之迹而謚者善惡之名迹則見於一時名則流於不朽此諸侯不可不勉而記者所以極言之也　又樂書曰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爲樂以賞之德盛於內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熟焉則天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洽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

正舞位小胥廵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酇也所以為綴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治民勞者酇遠而佾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酇逺而佾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夫佾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悼公以半賜魏絳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

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耶世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意哉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教人者以德唯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脩矣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熟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熟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如此天子賞之以樂也不亦宜乎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舞固有常制矣而此所言綴有短遠之異者豈非因其德之大小然後或備或否歟行以言其成列綴以言其相聯言遠以知短之為近言短以知遠之為長長短言

其所陳之形遠近言其所至之地樂不止於舞必以舞爲賞罰者以德之形容尤可見於此故也

馬氏曰五穀時熟有富之意也德盛而教尊有教之意也有富與教則諸侯之德備然後賞之以樂賞之以樂者言賞之以備樂也德大者然後得其樂之備德小者則雖有常數而不得備故其治民之勞逸者其舞所以不同也上言舜歌南風夔始制樂言其樂之聲也下言其舞行綴遠綴短者言其樂之容也舞

者德之發德者舞之緼故觀舞可以知德謚者行之

實行者謚之主故聞謚可以知行其意主於舞而繼

之以聞謚者所以詳之也

山陰陸氏曰若魯僖公可謂德盛而教尊矣詩曰自

今以始歲其有致民之勞逸係其德之厚薄逸則有

餘裕矣勞者未優泰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賞樂以治民為主

慶源輔氏曰以舜之事觀之則天子之為樂非特自

象其功德而又欲以賞天下諸侯之有德者使天下諸侯皆法象天子之德也人事至而天時未應其德猶未至也況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必俟乎天時應五穀熟然後賞之治民勞謂勞於治民者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者勞謂勤勞逸謂暇逸勞逸以事言也故曰治民焉行綴遠則氣舒行綴短則氣促上動則下紓上逸則下促舞者德之容謚者行之名猶影形聲響之可信也若後世之所謂謚則異是矣

金華邵氏曰禮樂與天地並立而天地之仁義尚為近之春作夏長以下又曰以其齊降故有摩盪以其摩盪故有雷霆風雨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易解一起一滅為相摩一進一退為相盪震坎艮本坤也惟以剛摩柔故一索再索三索於乾而男成焉巽離兊本乾也惟以柔摩剛故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女成焉震東方也故震盪艮為春離南方也故離盪巽為夏以至兊盪坤坎盪乾而為秋冬亦若是而

已　又曰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而變化生焉雷霆聲之所作風雨氣之所發運行無窮曰動寒暑相繼而歲成焉照臨為爕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百物皆化代興不廢易所謂品物流形周禮所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已上二條地氣上齊以下　又曰極天蟠地者禮樂之容也未出乎天地之間也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禮樂之化也又非止乎天地之間也禮樂極乎天以下　又曰琴非始於舜作而歌南風者舜也樂非出於夔制而賞諸

候者夔也舜作五弦以下

禮記集說卷九十四